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七十一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第四十八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仪凤亭妓女多情



圣朝鼎盛万年青

话说圣天子与周日青两人出了福星照的客寓，问明路径，来到西湖。只见一派湖光，果然是天生的佳境。行不多远，有座丛林，上写着一块扁额，乃是“三潭印月”四字。圣天子与日青说道：“可见人生在世，总要游历一番，方知天下的形势。若非亲眼所睹，但知杭州西湖胜境，却不知美景若何，地势若何，岂非辜负这名湖的绿水？”两人站在庙外，远远见那湖光山色，果然一清到底。圣天子道：“怪道从前苏东坡题句有云：‘水光潋滟晴偏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’若非亲以此地，那知这西湖所以好，山色所以奇的道理呢。”日青听圣天子如此说法，也就抬头去看，见这湖面有三十里宽阔，三面环山，一碧如玉。适当昨夜小雨，将山上洗得如油一般，一种清气直对湖心，彼此相映，任你什么俗人，至此也是神清气爽。

两人观看一回，步进印月堂的方丈。早有知客和尚出来迎接，邀入内堂坐下，早有人献茶。日青向和尚问道：“上人法号？今日得晤禅颜，实深欣幸。”和尚连称不敢，道：“僧人名叫六一头陀。”圣天子听他说出这两字，忙笑道：“闻其名即知其人，可见法师是清高和尚，不比俗僧举动的。但不知法师何以取这‘六一’两字？当日欧阳修为扬州太守，修建平山堂住址，遥望江南诸山，拱揖槛外，故起名平山。又平日常在客堂挟妓饮酒，以花宴客，往往载月而归。后来又起望湖楼，无事就便居楼上，因自称六一居士。这是当日欧公的故事。和尚今日亦用这两字，谅必也有所取了。”和尚道：“檀越所见不差。但欧阳公起这别号，虽



在扬州，此地却也有一处胜迹，不知檀越可晓得么？”日青道：“我等初到此地，倒还不知。和尚既有用意，何不明道其详，好去游览。”和尚道：“这西湖有座孤山，山上有口泉，与扬州平山堂第五泉仿佛。从前苏东坡尝到此地汲水煮茶，品这泉水的滋味却与第五泉不相上下，因慕欧公为人乃当世的贤太守，适又在此品泉，所以命名取义，起了个‘六一泉’三字。僧人因欧、苏两公专与空门结契，曾记东坡诗云：‘白足赤髭迎我笑’又与道通和尚诗云：‘为报韩公莫轻许，从今岛可是诗奴。’当时虽是戏笔，可见出家人也有知文墨的，不能与酒肉僧一例看待。僧人虽不敢自负，却也略知诗赋，又因俗家双姓欧阳，故此存了个与古为徒的意思，也就取名六一头陀。”圣天子听他说了一大篇，皆是引经据典，一点不差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这个用意，但不知这六一泉现还在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小僧因此取名，岂肯听其湮没？檀越既要游玩，今天日色尚早，可先叫人将泉水取来，为二公一品何如？”天子道：“如此则拜惠尤多了。”说着和尚已叫人前去。

这里又谈论一番，甚是投机。和尚见他二人虽是军士打扮，那种气概却是不与人同，心下疑道：“这两人必非常人，我同他谈了这一回，尚未问他姓名，岂不当面错过？”因说道：“檀越皆才高子建，学媲欧、苏。僧人有付五言联对，敬求檀越一书，以光禅室，不知可蒙赐教否？”此时天子已是高兴异常，本来字法高超，随口应道：“法师如不见弃，即请取出俾高某一书。”和尚听说，当时就在云房里面取了一付生纸，五言联对，铺在桌上，那笔墨俱是现成，因时常有人在此书画。天子取起笔来，见门额上是“云房”两字，触机写道“海为龙世界，云是鹤家乡”。虽只得十个字，却是一气而下，那种圆润飞舞的魄力，真是不可多得。和尚见他联句写毕，上面题了上款“六一头陀有道”，下面是“燕北高天赐书”。写完，递与和尚。和尚又称谢了一番，



复向周日青问道：“这位也姓高么？”日青道：“在下姓周，名日青。这位却是干父。因往江南公差，从此经过，特来一游。”此时，六一泉的水已经取来，和尚就叫做道人取了上等茶叶，烹了一壶好茶，让二人品了一回，却是与扬州平山堂第五泉的水相仿。天子因天已过午，加之腹中又饥，随在身边取出一包碎银，约有五两多重，作为香仪。和尚谦逊了一回，方才收下。

两人告辞，出了山门复行，绕过湖口，来到大路。只见两旁酒馆茶肆，不一而足。那些游玩的人，也有乘船的，也有骑马的。仍有些少年子弟吹弹歌舞，妓女翩翩，一时也说不尽那热闹。天子到了前面，见有一座酒楼，上面悬着金字招牌，是“仪凤亭”三字。见里面地方极大，精美洁净，就与日青走进，在楼上拣了付座头坐下。当有小二上来，问道：“客人还是请客，还是随便小酌？”日青道：“我们是随便小吃。你房内有什么精致酒肴，只管搬取上来，吃毕一总给钱与你。”小二答应下楼，顷刻间搬上七八件酒碟，暖了两壶酒，摆在面前，说道：“客人先请用酒。要什么大菜只管招呼，小的不能在此久候，仍要照应别桌的客人，请你老人家原谅。”天子见小二口话平和，说道：“你去你的，我们要什么喊你便了。”两人就此上下坐定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对饮起来。

忽见上首一桌，拥了五六个妓女，三四个少年人在那里猜拳。中有一个妓女，年约二八光景，中等身材，一双杏眼，两道柳眉，雪白的面儿，颊下微微的红色晕于两旁，虽不比沉鱼落雁，也算得闭月羞花。那些少年都在那上欢弹歌笑，却不见他有一点轻狂的体态。就是同旁的妓女勉强猜拳饮酒，也不过略一周旋，从不自相寻闹。

天子看了一会，暗道：“这妓女必非轻贱出身，你看这庄重端淑，颇似大家举止，只可怜落在这勾栏之中，岂不可惜？”正自疑惑，忽见另有一妓将他拖在下面桌上，低低说道：“你们那



件事可曾说好么？你的意中人究竟肯带你出去么？”这妓女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姐姐，你不必问了。总是我的命苦，所以有这周折。前日那老龟已经答应，说定五百两身价。你想，他一个穷秀才，好容易凑足这数目前来交兑，满想人银两交，那知胡瘸子听了这个风声，随即添了身价，说把一千两。老龟见又多了一倍，现在又反齿不行了。他现在如同害病一般，连茶饭皆不想吃，这些人约他同来，也都不肯。我见了他那种样子，焉得不伤心？因众人要代我两人想法，不得不前来酬应，我看这光景，也想不出什么法来。就便大众出力，也添五百两银子，若小胡再添一倍，还不是难成么？弄来弄去，徒然将银子化费，把我当为奇货可居。我现在打定主意，老龟如听众人言语松了手，无论一千、五百，还可以落点银子。若是拣多的拿，不肯轻放我，姐姐我同你说的话，我虽落在这火坑里出身，究竟比那些贱货重些，我也拼作这条命，尽个从一而终的道理。小胡固然不能到手，老龟也是人财两空。他此时还在我那里等信，你想想看，好容易遇见这个人，又遭了这番磨折，这不是我命苦么？”说着，眼眶一红，早滴下几点泪来。那个妓女见他如此，也是代他怨恨，说道：“你莫向这里想，看他怎样说，总要代你设个善处之法。”说毕，那人又到那张桌上向众人斟了一回酒。那个妓女望着一个三十多岁少年说道：“你们今日所为何事？现在只管闹笑，人家还在那里听信呢。我们这一位已是急煞了，你们也看点情面，究竟怎样说。”众人被他这句话一提，也就不闹，大家侃侃的议论了一会。只听说道：“就是这样说，他再不行，也就怪不得我们了。难道人就被他硬占住不成？”众人又道：“如此极好。我们就此去罢。”说着，大家起身，携着妓女的手，下楼而去。

天子与日青听得清楚，心下已知道八分，说道：“这姓胡的不知是此地何等样人，如此可恶。人家已将身价说定，他又来添钱。我看这妓女颇不情愿，先说什么穷秀才，后说什么胡瘸子。



这两个称呼，人品就分上下了。”日青道：“我们问问店小二就晓得了。看是那院子里的，如可设法，倒要出点力。我看这女子倒不是个下流。”

二人正说之间，小二已端了一碗青炖鸭子上来。日青问道：“适才那桌上一班妓女，是那个院子里的？离此有多远？”小二道：“客官是初到此地，怪不得不知道。这里有个出名的妓院，叫做聚美堂，就在这西湖前面一里多路，有条福仁弄内第三家。这弄朝东大门就是聚美堂，凡过往官商无不到那里瞻仰瞻仰。方才在这边谈心的那两个妓女，一个叫做李咏红，一个叫做蒋梦青，皆是院内第一位妓女，不但品貌超群，而且诗词歌赋，无一不佳。就是一件不随和，寻常人任他再有钱，他也不在眼内。现今这李咏红新结了此地一个秀才，叫徐璧完，却是个世家子弟，听说文学颇好，家中又无妻室，李咏红就想随他从良为室。前日已经说定身价，不知何故又反齿不行，被胡大少爷加价买去。现在这些人皆是徐璧完的朋友，不服气，一定要代他二人设法，我看是弄不过胡家的。胡家又有钱，又有势，地方官皆听他用。徐璧完不过一个秀才，有多大势力？”天子听小二说了这番话，忙说道：“这姓胡的究竟是谁？”不知小二说出何人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九回 夺佳人日青用武 打豪奴咏红知恩

话说小二将李咏红的原委说了一遍，日青问道：“究竟这姓胡的是此地何人？如何这样有势？”小二道：“客官不知。这姓胡的，他老子从前做过甘肃巡抚，叫做胡用威，生性贪酷。后来在任上贪脏枉法，被京城里御史知道，参奏上去，皇上勃然大怒，就将他革职，永不起用。他得了这个旨意，就由甘肃回转家乡。争奈他赃银太多，回来就连阡带陌的买了几万良田，就在家中享福。地方官因他有許多家财，凡到每年办奏销时，钱粮不足，就同他借。他又因自己是革职人员，怕人看不起，乐得做人情，官要多少，他就借多少。等到下忙，官又还他，次年春天又借，如此措办已非一年。官因占他这大情，无论他的佃户欠了租，竭力代催，一毫不得缺少。即是这杭州城内再有大面子的人，只要得罪这胡用威，地方官也是帮着他说话的。所以无势力的人见他如见鬼一般，绝不敢与他争论。他的儿子，就是方才李咏红说的那个胡癩子，见他父亲如此行为，他就格外为非作歹，终日寻花问柳，无所不为。见人家有好女子，任你什么人家的，总要想甚主意来，顺了自己的心意。否则，不是动抢，就是说人家欠他家的钱，请官追缴，闹到终局总是将人抵钱。平日在这一带酒馆内天天闹事，吃了酒席不把钱也就罢了，还要发脾气，摔碗碟，我们也不敢与他争论，只好忍气吞声。我看他总有一天报应，这样凶恶，太利害了。现在因李咏红被众人抗住，晓得动武不行，故尔用钱压人，只要鸨儿一答应，他就抬人。随后银子还不知道在那里付呢。聚美堂的龟头现今贪多，到后来就要吃苦了。只可怜李



咏红遇见这种人，怕要自尽的。你们两位客官未见过这胡癫子，即癫且丑。莫说李咏红那种美人，就是干净的猫狗，大约也不肯跟他。”说着，旁边桌上又喊：“添菜”，小二只得跑到那边照应去了。

圣天子与日青说道：“我道谁的儿子，原来是胡用威这匹夫之子。从前本来格外宽恩，免他一刀之罪，那知他在此地仍是如此作恶，这样纵子为非。若不将他治罪，何以除地方之害？”日青道：“干父且请饮酒，店小二的话也不可全信。我们吃过酒再到寓处内歇一会，然后就到聚美堂去看看。好在聚美堂离我们客寓相隔不远。从前不知道，所以未留神，此刻既晓得，便可叫客寓内的人，将我们送到堂子里游玩一会，顺便打听打听。如李咏红被秀才带去，也就罢了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若胡癫子果真蛮横，然后与他争论不迟。”圣天子听说，也觉有理，就随使用了些饭，又叫小二拧了毛巾，擦面已毕，日青算了酒钱。会帐已毕，二人下楼，直望福星照客寓而来。

行不多远，只见一丛人拥着一个女子而来，嘴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不知好歹，我们公子好意要你，花了许多银钱，将你赎出这火坑，别人求之不得，你还嫌好怨恶的。此时不去也要去的，你母已经将卖身纸早立下了，还怕你跑去不成？我看你快些去罢。从前有轿子与你坐，你不坐，也不能怪我们了。”说着，一个吆喝，将那女子横抬起来，望前就跑。日青便上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在仪凤亭的妓女李咏红。只见他嘴里骂道：“你们这班狗奴，撮弄得主人做这好事。要想我从他，就便他死了，来世为人，总是未必。也不想姑奶奶是谁，我与他拼着这条命便了。”日青听见这番话，知道是胡癫子的家人来劫李咏红。到了此时，不由气望上撞，便分开众人，上前喝道：“你们这班狗才，全无王法！这样青天白日，敢在街上抢劫女子？我看你们早早放下，免汝等一死。若再胡行，老爷虽可饶你们的狗命，咱这两个



拳头是不肯饶的。”说着，将众人一分，已推倒五六个。还有十几个人拖住李咏红，皆被日青上去，两边一推，大家不由将咏红放下，转身向日青骂道：“你这强盗是那里来的？我们公子买妾，与你何涉，要你前来阻挡，岂不是白讨苦吃么？你若识时务，快陪了不是，各人走各人路。若再这样横行，访访我们公子是谁！怕你这两腿作贱，讨板子打。”日青听见这话，那里容耐得下，即抡起双拳，向着众人乱打一阵。那些家人在先还敢动手动脚，声称捉人。不到一会工夫，被日青几拳一打，早是头青面肿，没命的逃走去了。还有几个腿脚慢的，已被打伤，睡在地下。

圣天子见日青将人打散，便上前向李咏红问道：“你这女子，究是何人家出身，方才在凤仪亭，已知道你这缘故。胡癞子你既不肯从他，他是一个恶少，必不甘心。此时这班家奴打走，稍停一会，定然复来，你在此地，总是不妙，不如跟我到寓处稍坐。现在徐璧完到那里去了？让我叫人寻他来，将你带去，方为稳当。若在这里，终是不妥。”李咏红见他二人如此仗义，便含泪谢道：“奴家乃是前任秀水县吴宏连之女。因父亲为官清正，所以临终一贫如洗，只剩奴家与母亲两人。前数年母亲已死，勉强将衣物典卖，买棺入殓。因有一姑母在金陵，拟想前去投亲。奈不识路径，被乳媪骗至此地，售与聚美堂为妓。奴家几次自尽，皆遇救不死。近来遇见此地徐公子，其人也是世家子弟，乃祖乃父俱身入翰林，只因家道清苦，舌耕度日。一日为朋友约至聚美堂饮酒，奴家见他品学皆优，加之尚未授室，是以情愿委身相从，满想离此苦海。不料鸨母重利，要身价银五百。徐公子本是寒士，那里有此巨款？后来各朋凑集此项，以便代交。那知这胡姓无赖，见奴家略有几分姿色，便与鸨母添价，愿给纹银一千。方才奴家在凤仪亭回来，他已先兑了五百两，鸨母也不顾何人，即将卖券书好，逼令奴家相从。奴家实不甘愿，所以这班如狼似虎的家奴前来啰唆。今蒙两位恩公搭救，真是感恩不浅了。”说



着，就拜下去。日青道：“你不必如此。目今依我们说的为是，且到客寓坐一会。想那里人总要复来的。”李咏红见说，只得跟着进了客寓。日青问了徐璧完的住处，就去寻找。

那知他去未多时，早听客寓外面人声鼎沸，说道：“这两人是在这里面，莫让他跑了！我们进去，先将李咏红抢出，然后再将那两人捆送到官。”圣天子见这样情景，知是前来报复，就将李咏红望客房里一送，自己站在房门外面骂道：“你这班混帐狗才，方才打得不够，现在又来寻死？我在此间，谁敢上来？”那些人见一个京腔大汉，拦在门口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胆大，你明明在路上抢人，还说我们不是。莫要走，吃我一棍！”说着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家人，拿着一根木棍，向里面打来。圣天子见他动手，不觉无名火起高三丈，怒气冲天，提起左腿，早把那人踢倒在院落以内。那人一声高喊道：“你们大众全行进来！这人在此动手。”话犹未了，外面进来七八个壮汉，蜂拥抢进，皆被圣天子拳打脚踢，倒在地下。开客寓的主人见闹了这样大祸，连忙上前作急说道：“高客人，你是过路人，何必管这闲事？你一怒是小，我们可要吃苦了。这些人不好惹的，他的主人在此地谁不怕？他出名叫胡老虎，你将他家人打得如此，如何是好？”圣天子笑道：“你不必怕。一人作事一人当，不怕他再有多大势力，皆有高某承当。”

话还未了，门外面又喊了一声，看见一个少年，约有二十四五岁光景，邪目歪眉，斜戴着小帽，一脸的癞皮，带着许多打手冲进客寓，向店主人骂道：“你这没眼珠的王八羔子，也不知公子爷的利害，乱留些歹人在这里居住，连公子将钱买的人都抢起来了。这人现在那里？快快代我交出来，与你无涉；若不交出，先打断你狗腿，然后将他们捆送到官究罪。”店主人被胡癞子一番怒骂，战兢兢的道：“公子爷开恩，小人实不知情。抢公子的人，现在这里，公子捆他便了。”胡癞子抬头一看，见所来的人



一个个已倒在地下，打伤爬不起来，只见喊道：“公子爷，快叫打手将这强人捆起来，小的们受伤重了。”胡癫子一听，怒不可言，喝道：“你们還不代我拿下！”说着，众人一拥而进，有二三十人，将院落围住。内有几个身手好的，上前就打。圣天子到了此时，也顾不得什么人命，飞起二拳，或上或下，早又打死数人。无如寡不敌众，胡癫子带来的有三四十人，打了一班，又来一班。打了半会，精神已渐渐不足，加之饮酒又多，这一番用力，酒性全涌上来，登时力量不足，手脚一松，上来几个人，已经按住。后面各人见大众得胜，复又一拥而进，七手八脚抬了出去，望着钱塘县衙门而去。到了大堂，只见胡癫子已到，说道：“你们在此看守，我进去会了本官，说明缘故，请他立刻坐堂拷问这厮，为什么如此凶恶？”众人答应，就在大堂下伺候。过了一会，果然里面传出话来，招呼伺候。只见三班六房、差役人等纷纷进来，站立两旁。又过一会，听见一声点响，暖阁门开，县官升堂。不知问出何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入县衙怒翻公案 到抚辕请进后堂



圣朝鼎盛万年青

话说钱塘县升堂已毕，坐在公案上面，喝令带人上堂问讯。早有几个将圣天子领到堂上，叫他跪下。圣天子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这狗官不问情由，只听一面之词，就来坐堂，于国体何在？上不能为朝廷理政，下不能代百姓伸冤，一味贪财枉法，交结绅士，欺压良民，这样狗官要他何用？还叫俺前去跪他，岂不叫他折死！”知县听他如此痛骂，喝道：“左右还不拖他重打一百！”两边吆喝一声，才要动手。圣天子怒气冲天，纵步上前，早把公案推倒，隔着桌子就要伸手去打。那知县见来势凶猛，从未见如此利害，已吓得跌倒公案下面。圣天子又上前将公案踢开，即将他举起，说道：“你叫众人打俺，如若动手，先叫你送命！”知县深怕被他打死，赶着说道：“好汉快放手！我叫众人散开便了。”那些站堂的差人见本官如此，也就一哄而散。圣天子将知县放下，说道：“今日权且饶你狗命，从速将胡癞子交出，免汝一死。不然，连汝这狗官也莫想做。”说着，恨恨在堂上坐下，要知县交人。知县见他放手，早已一溜烟躲入后堂，即刻命人从墙头上出去，到巡抚衙门投报，说强人白日打抢，被获到堂，又复咆哮公堂，殴打县官，请即派兵前来捉拿。

且说这浙江巡抚乃是龚温如，听见这个消息，吃惊不小，说道：“省垣里面有如此奇事，那还了得！”立刻发了令箭，传进中军，着带标下二百名亲兵，前往拿获，来辕讯办。中军得令前去，早见钱塘县堂上仍坐着一人，在那里喊叫，向知县要人。中军一见，喝道：“你是那里的蠢夫！皇上家公堂竟敢混坐？难道



不知王法么？快走下来，免得老爷动手。”圣天子怒道：“你这有眼无珠的狗才，这小小知县堂上，俺坐坐何妨？就是巡抚堂上，我坐了也无人敢问！你既奉命前来，就此将知县与癞子捉拿辕门，好叫龚温如重办。”这中军见圣天子如此大话，“不将你重责，你不知国家的王法。”即叫众兵丁上前拿获。圣天子此时一想：“我此时若再动手，徒然伤人性命，这是何必？且日青不知可寻着徐璧完，设若未曾寻到，他回寓见了这样，又必不肯干休。李咏红见是他的事情，闹出这样大祸来，假使一急寻了短见，更是不好。我此刻不如跟他前去，见了龚温如，他必定认得孤家，那时叫他传令拿人，将胡用威父子治罪，免得多一番周折。”想罢，向中军喝道：“你们休得动手！若是无礼，莫说一二百人，就有一千八百，俺也打得开去。既是龚温如派你前来，待我见了，他就明白了。”说着站起身，下了大堂，直望门外就走。

中军见他这样，不是个寻常之辈，也就跟在后面。出了县衙，指点着路径，到了巡抚衙门。先叫人看守，然后自己穿过暖阁，到了后堂，对龚温如说明：“人已捉来，请大人就此坐堂。”巡抚因案情重大，不能不自己审问，随即叫人传书差衙役大堂伺候，自己就立刻换了衣冠，从后面出来。但见暖阁门开，三声炮响，龚温如到了堂上，叫中军带人审讯。中军领命下来，将圣天子领到堂上。圣天子向上一望，看见龚温如虽然年老，精神却比陛见的时节还强，当即高声喊道：“龚年兄，可认识高某么？”龚温如一闻此言，就有疑惑，但见是个熟脸，想不起名姓。听见说高某，心内一动，想道：“当今常在近省游玩，听说改名高天赐，莫非就是此人？”再凝神细细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忙下来磕头。圣天子见着，忙摇头道：“不须如此。既然认得高某，就请退堂便了。”龚温如见说，知道圣天子且不露真名，怕的被人晓得，登时走下堂来，站在身边，让了进去。然后又传中军，吩咐书差等各退。此时堂下差役人等，究不知这人是何官职，连巡抚



大人皆如此恭敬，也不敢问，只得退了出来，在门口打听。

龚温如见书差已散走，进里面向着圣天子磕头便拜，道：“臣该万该，不知圣驾到此，诸事荒唐，罪甚，罪甚！”见圣天子笑道：“这又何罪之有？倒是胡用威赶快差人捉来，将他父子拿下。此刻不必声张，外面耳目要紧，朕还要到别处游玩。有人询问，只说是陈宏谋的门生，与卿同年，前来公干。朕此时回寓，看那徐璧完究竟来否。”龚温如此时已晓得胡用威之子抢夺妓女，被圣天子遇见，只得跪下问道：“圣上回寓，臣还是立刻签拿胡用威父子正法？还是等圣天子到来施行？”圣天子道：“日青还未回来，看徐璧完那里究竟如何，一同候旨便了。”说着，圣天子起身出来。龚温如只得遵旨，不敢声张，在后堂跪送圣驾。

不表他在抚辕候旨，再说圣天子回到寓内，客店主人见他回来，忙问道：“客官前去，未吃苦么？”圣天子笑道：“谅这巡抚敢将我怎样？可恼这知县如此狼狈为奸，胡家父子自然纵放。待我回京之后，总要将他调离此地方，可为百姓除害。”店主见他说了这番话，在先众人拖到县里，后来又到处，不但无事，反而大摇大摆的回来，心下实是不解，忙上前问道：“客官，你老人家自昨日来寓，今早就匆匆的出去，及至回来，又闹了这事。究竟你老人家尊姓？听你口音是北京人氏，现在到此有何公事？”圣天子道：“某乃姓高，名天赐，与这里巡抚是同年，京中军机大臣陈宏谋是我的老师。现在有公事到江南，路过此地，听说西湖景致甚好，所以绕道一游。但我同来的人，那人可曾回来？那个妓女那里去的了？”店主人道：“那个客人见他匆匆回来，听见你老人家遭了这事。他也问李咏红到何处去，我因胡家人多，不敢与他争论。客官走后，胡家就带人来，将咏红抢去。我将这话告诉他，他就怒不可言，在后追了前去。”圣天子听见这话，估约日青到县里寻找，不然就跟到胡用威家中要人，谅他不会妨事，我且在此等他。此时已是上灯时分，店小二掌上灯来，圣天



子就一人在房中闲坐。又要了一壶酒，在那里小饮。过了一会，送上晚饭，圣天子也就一人吃毕。

忽然店小二进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有人问高老爷呢，请示一声，还是见不见？”圣天子想道：“我到此地，从无熟人，还是何人问我？倒要见他谈谈。”说道：“你且将他带进来，究是谁人？”小二出去，领着一个三十上下后生走到里面，向圣天子一揖道：“小生萍水相逢，素无交谊，乃蒙慷慨如此，竭力相助，可敬，可敬！”圣天子将他一望，见他衣服虽不灿烂，却非俗恶的公子，那一种清贵气象，现于眉宇。听他所说这话，乃道：“老兄莫非就是徐璧完么？”后生赶着答道：“适蒙令郎见召，特来请安。但不知尊公将胡姓家丁驱逐之后，曾否再有人来？妓女咏红现在何处？”原来徐璧完早间在聚英堂同李咏红说明：“如众朋友能代他出力，也凑一千银子与老鸨，则就完全无事。若仍有别故，只得各尽其心，我今生也不另娶。”李咏红听了这话，格外伤心，说：“你不必如此，我已经心死了，果真不能如愿，我拼一死以报知己而已。你此时且在我这里等信罢。”那知咏红才到仪凤亭，胡家已趁此时将银子缴来，逼令鸨母写券画押。徐璧完见事如此，谅已不能挽回，所以气恼，一人回去。及至周日青寻到他那里，说明来历，才知道咏红被圣天子阻拦下来，在这福星照客寓里。他就请日青先行，自己随后前来面谢，谁知咏红又被胡家抢去。此时圣天子见他询问，笑道：“老兄在此稍坐，立刻就有消息。但此事已惊动官府了，不是老夫有些手脚，自己且不能摆脱，而况老兄的贵宠。”徐璧完惊问道：“现在究何说法？令郎到何处去了？”圣天子就把胡癩子带人前来，以及闹到县衙，后来到抚辕的话说了一遍。徐璧完方才知道，起身称谢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原来先生也是文教中人，现官京职。既是如此，寒舍不远，何不光降数日，便可叨教，较胜客馆寂寞。”圣天子也甚欢喜，说道：“且等日青回来再定行止罢。”



徐璧完嘴里虽如此说，心里仍是记着咏红。正在房内盼望，日青已走了进来。圣天子问道：“那里事情如何处置？现在李咏红何处去了？”日青道：“我因干父被人拖到抚辕，怕有尴尬，赶着到了那里。见辕门口毫无声息，心疑惑，就闻人说抚台已坐过堂了，有一位高的，是个大位，抚台见了，随即退堂。我想此事绝无妨碍，故尔问明路径，便到胡用威家中。见他门口有许多人拥着，到了那时，也不问情由，打了进去。那知龚温如已派人到胡家，将李咏红带至抚署去了。我想这事既是龚抚台做主，谅无意外之虞，所以也就回来。但是此间被干父打死的这些尸身，店家如何设法？”圣天子被他这句话提醒，连忙将小二喊来，问道：“方才胡家打死的那几口尸身，到那里去了？何以我回来一点事没有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是钱塘县那里人来，抬到前面草庵收殓去了。小人也不知何故。”圣天子一听，知是钱塘县听见抚宪不问这案，退入后堂接见，晓得不是寻常人，故尔预先收尸，免得再生枝节。因道：“既钱塘县抬去，那就是了。但是我们住了两天，多少房钱？说来好给与你，我们要到徐公子家去呢。”不知真去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